

說 祝

王 恒 餘

一、前言

二、諸家解說及辨正

三、祝義舉例

四、祝官分佈

五、字體演化

六、結語

一、前 言

祝字的解釋，一般說來可以分爲兩個時期，第一個時期是地下材料還沒有大量發現以前，這一時期的解釋，着重于造字的分析，以及經典的印證。所貢獻的，是使人對文字的瞭解，增加深度。往往由于字形演化過大而不能窺其意。第二個時期的解釋屬於地下材料大量發現之後，這一時期的重點在于用實物而考證經史，使人有「了目清心」之感。不過由于第一期的影響過大，仍有囿于舊說而無法脫其槽者。本文的主旨，是在先就各家之說，用冷靜的態度謹慎地來討論，並就該字的演化，略加說明，一得之愚，有符于前賢所論及者，畫蛇續貂之譏，未敢辭也。

二、諸家解說及辨正

中國說字書最早的，當推漢許慎說文解字，（該書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。100 A. D.）其對祝字的解釋是：

祝，祭主贊詞者，从示从人口，一曰从兌省，易曰：“兌爲口爲巫。”之六切。許氏此種解釋，一直爲說文字的學者所本，到了有清一代，說文大師段玉裁先生加以引申說（註一）：

此以三字會意，謂以人口交神也。此字形之別說也。凡一曰，有言義者，有言

（註一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一上 p. 12 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本。

形者，有言聲者。引易者、說卦文，兌爲口舌爲巫，故祝从兌省。此可證虞義先倉頡製字矣。凡引經傳，有證義者，有證形者，有證聲者。此引易證形也。之六切，三部。

段氏的解釋，把祝字作爲由三個字合成，亦即許氏的「从示从人口」。並說明所以从示、人、口者，是因爲「人口交神」的關係。但沒有說明人口交神之所以然。至于從兌省，段氏以爲是字形的另一種說法。並解釋說文之「一曰」，有三種不同的意思。亦即是形、聲、義三者。這祝字下的「一曰从兌省」，是祝之成字時，已經由于易辭的影響，所以才「从兌省」。而且進一步肯定地說，虞義畫八卦是在倉頡造字之先。亦即是字的起源，是由于八卦而成的。

照以上的分析，至少是沒有曲解段氏本意的。那末段氏在此一祝字方面的解釋，就有商榷的必要了。

1. 「此以三字會意，謂以人口交神也。」以現在的正楷「祝」字言，示、人、口三者合爲祝字，是正確的。若以甲骨文言，則有異于此者。如𠄎、426.等形。至「人口交神」的解釋，在一般概念上，是得其意的，却無具體述明「人口交神」的真義。

2. 「一曰从兌省」段氏云：「此字形之別說也」是說明字形另有別說，並無不妥之處。但其引申說祝「从兌省」來證明倉頡由于虞義製八卦的影響。在造字時，兌省爲兄，就無法令人折服了。甚至于還曲解許氏本意的。許氏只云及「一曰从兌省」，並未將之加于「从示从人口」之上，可知其原意仍是以示人口爲主的。今段氏明知爲「此字形之別說」，還誤而爲造字之初受卦文影響，予以申論，是囿于舊說而不知自拔了。

徐灝辨之(註一)云：

段意謂虞義有兌卦即有兌字，迨倉頡造字而祝从兌省也。若然，則乾坤等八字皆有之矣。此等多偏旁相合而成，豈其然乎？

徐氏以卦文餘七字，多有偏旁相合而成，質諸段氏說「兌」，意在證段之非，其意甚明。然並無進一步述明其理由，頗使人感到失望，何況倉頡造字之說(註二)已不能使人

(註一) 徐灝著說文解字注箋，共二十八卷，清，徐氏自刻本。

(註二) 見學衡四十六期 p. 42 柳詒徵云：「倉頡時各部落皆有契刻之法」。

深信呢？

對文字素有造詣的王筠，他對祝字的解釋則為：

祝，从示从人口，此並峙為義者也，示、神也，人口則祝之事也。(註一)

為人口之說不足見祝義，故又采（按指「一曰从兌省」言）此說，而引易以實之，之六切。(註二)

祝下云，从人口，一曰從兌省，此一曰，似是許君本文，蓋此字可疑，不可以為从兄，因分為人口，人口又不成詞，故又以為从兌省。然兌字从儿口聲，省口之儿而留口，既無此省法，且省形聲字以成會意，尤無此法，蓋此字失傳，許君所訪通人，於其說皆不安，故聊且存之如此。(註三)

王氏對祝字的解釋有三：

1. 以从示从人口，乃「並峙為義」。與段注：「人口交神」義同，並未述明並峙之義為何？

2. 認為「人口之說不足見義」，遂以「从兌省」以實之。是其認「兌」可以表明祝義，係乃據徐鍇所說：「易、兌，悅也，巫所以悅神也。」(註四)案此為釋兌之義，並不能有助於「从兌省」之解釋，然已較段說為長。

3. 兄義與所从不類，故云：「不可以為从兄」而从兌，此大失之！繼云：「許君所訪通人，於今說皆不安，故聊且存之如此。」是暗示許已知不妥，而勉強存之，豈能合于許意哉？惜明知大祝禽鼎作祿，乃人跪向神之形(註五)，仍忽而不論，是囿于舊說之深而不知自反了。

近人陳夢家對許氏的說法，服膺尤殷(註六)並申論為：

𠄎，象人仰首開口呼求狀，兌从兄口上吐氣，與祝同意，故說文一曰之說不悞。

(註一) 王筠文字蒙求 p. 74 藝文印書館印行，臺北，1956。

(註二) 王筠說文句讀、四川傳經書局刻本。

(註三) 王筠說文釋例、道光二十四年家刻本。

(註四) 徐鍇說文繫傳、壽陽祁氏初印刻本。

(註五) 同註三。

(註六) 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、燕京學報十九期 p. 108。

林義光說同。(註一)中島竦以爲𠂔人跪之形，並釋所从之𠂔爲頭顱。(註二)加藤常賢意同陳、林二氏，並以爲从人口聲，口與𠂔古音同。(註三)實庵老人以所从之𠂔爲器物。(註四)白川靜以近在廣州漢墓發現之陶俑，(註五)頭上所頂之物，卽爲祝字所从之形，意謂求神降靈之意。孫海波則云：

大上之世，巫祝地位甚高，故呼祝爲兄，以尊之。(註六)

楊樹達辨之曰(註七)：

兄，本尸祝之祝。其變爲兄弟之兄，今雖不能質言其故，竊疑尸祝本相連之事。古人祭祀以孫爲王父尸，……宗子主祭，猶此意矣。兄任祝職，其始也，兄祝混用不分，後乃截然爲二。

綜合以上各家所說，約可分爲五類。

主仰首呼求狀者，有陳夢家、林義光、加藤常賢。

主尊祝爲兄者，爲孫海波氏

主兄任祝職者，有楊樹達氏

主所从兄之𠂔爲器物者，爲實庵老人、白川靜。

主所从兄之𠂔爲頭顱者，爲中島竦。

就上面分類來看，這些爲世所欽的中外學者，對於祝字的解釋，似乎都不能令人滿意。因爲从𠂔之說，已不能成立，況甲文內，祝從無从𠂔者。尊祝爲兄，是上古時對祝稱兄，豈造字時能從之耶？兄既任祝職，何造字方從之？𠂔爲頭顱，與象形「首」字不類，𠂔爲器物，然器皿之皿，均不如是作。據此，可覘上五類之說，皆不能達其要。下面我們再看看王靜安先生的解釋，其在龔字條下云(註八)：

龔、說文解字示部、齋戒潔也，从示齋聲，龔、籀文齋从龔省。又龔下云：籀

(註一) 林義光文源

(註二) 中島竦書契淵源第二帙 p. 51.

(註三) 加藤常賢漢字之起源六 p. 53.

(註四) 實庵老人小學識字教本、油印本、現藏臺靜農師處，承惠借參考，特此致謝。

(註五) 白川靜甲骨金文學論叢四集 p. 70.

(註六) 孫海波古文聲系陽部十三，北平來薰閣書店石印，1935.

(註七)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二 p. 53.

(註八)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十七，史籀篇疏證 p. 1. 2.

文禱。龔下云：籀文祟、从龔省。案此三字，齋、𡵓、出皆聲。則疑从禱意，古當有禱字。而禱从示从龔，是又當有龔字。禱，古文字中未之見，龔，則頌肆簋之𡵓，番生敦之𡵓，考古圖所載秦盥鉢之𡵓，其所从之龔若龔，與篆文龔字均爲近之。其字上首下止，𠂔亦止也實象人形。古之史篇，與後之說文，屢經傳寫，遂譌爲龔矣。禱字，象人事神之形，疑卽古禱字。後世復加𡵓以爲聲。又按殷虛卜辭祝作𡵓，殷虛書契卷七第三十一葉作𡵓，大祝禽鼎作𡵓，皆象人跪而事神之形。古禱祝二字同誼同聲，疑本一字。樂記及史記周本紀，封黃帝之後於祝，呂氏春秋慎大覽祝作鑄，鄭注樂記亦云祝或爲鑄，禱與鑄皆壽聲。祝之爲龔，猶祝之爲鑄矣。然則許君於龔龔二字下皆云从龔省。形雖失之，而誼則古矣。

近人馬敘倫氏略同王說，其在祝字下解釋云(註一)：

觀甲文作𡵓、𡵓、𡵓、金文禽殷作𡵓、可明𡵓爲最省之𡵓字。其實𡵓又𡵓之省。𡵓、爲拜之最初象形文，與埃及文之作𡵓者，同。祝从示，从初文拜，會意。甲文之𡵓、𡵓、从示𡵓，二𠂔以象所灌之酒，則爲指事。祭主贊詞者非本訓，與一曰以下皆校語，此引易文，明無祝字，乃所以證一曰从兌省之說，其爲校者所加無疑。據此，則前人謂引經不出許氏者見說文疑、此書不著誤人姓名、清乾嘉前人作信矣。字見急就篇。

高鴻緝曰(註二)：

說文禱，告事求福也，从示壽聲，禱、禱。或省。龔、籀文禱，都浩切。

按字原倚示畫一人拜手頓首之形，由物形“𡵓”生意。故爲祈禱之禱。篆變爲从示，壽聲。或又作禱。甲文(按指𡵓前六、3、八、𡵓後下、23、十七、𡵓前六、16、七。)

金文(按指𡵓禽殷)四形，前人皆混爲祝字。今正。

自海寧王氏發「古禱祝二字同誼同聲疑本一字」之後，高氏卽本而認爲一字。馬氏則據王例之“龔”，以埃及𡵓爲證，認「明無祝字，乃所以證一曰从兌省之說，其爲校者

(註一)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之一，p. 48.

(註二) 高鴻緝中國字例第二篇，象形，p. 314-315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出版，1960.

所加無疑」。即祝字之「兄」爲从「𠂔」「𠂔」簡化而來。一曰從兌省則爲校語，(註一)更證「明無祝字」。是認「祝」从「拜」來。今之甲文內所有祝字，何不能見其跡？蓋馬氏之說，義符而形未必合也。茲就𠂔字之形，略加討論。近人周名輝有云：(註二)

示部𠂔，吳氏(註三)定爲祀字古文，今考訂爲祓字。殷虛卜辭作𠂔，書契前編卷六第三葉作𠂔，書契後編卷下第二十三葉商承祚(註四)謂：「殆祝字之變體，象踞于神前灌酒也」。名輝案，禽云：「王伐楚侯周公某祿禽𠂔。禽又啓𠂔。」阮伯元讀其字爲宜。引王制云：「天子出征，宜乎社。」鄭注：「宜爲祭名。」吳子馨謂：「禽下之字作𠂔，或釋爲祝，或釋爲祀。」其實祝與祀爲一字，象人跪于示前，舉手通祝之形，其字體當作祝，而意義則爲祀也。周公某祿禽者，周公子明保祿祭，或禡祭之時，禽在旁任祝告之職也。今細案之，其文从示从𠂔，象人踞而兩手合舉之形，既非已字，又非兄字或𠂔古文兄字，益非兒字，是由吳清卿至近人諸說，皆未得其形之真，故無當也。𠂔字，象人拱手有所持之形，乃𠂔字古文。說文：「𠂔，持也，象手有所𠂔據也，讀若戟。」蓋𠂔字从𠂔从𠂔，象人一手有所𠂔據形，而𠂔象人兩手有所𠂔據形。然从一手與从兩手，固同意也。徵之說文，𠂔部云：「𠂔，从𠂔工聲。」或作𠂔，加手則爲兩手形，與此文合矣。循是以求，則𠂔當爲从𠂔从示，示亦聲，殆乃祓字之古文也。

按甲文有𠂔前六、十四、𠂔後下十一、𠂔同上、三八、𠂔同上諸字，(註三)羅雪堂曰：

象兩手執事形，古金文與此同，篆文作𠂔，誤。

孫海波氏亦云(註四)：

𠂔 𠂔三 說文云：「持也，象手有所𠂔據也，讀若戟，」按甲文作𠂔，𠂔，羅振玉先生曰：「象兩手執事形。」金文作𠂔，或作𠂔，从女，蓋女子兩手執事者，所以示別于男性也。

由以上各家對𠂔之解釋，似乎馬氏以爲祝从拜字演化而來，不能令人無疑。雪堂先生

(註一) 見王筠說文釋例祝字條下，云：「此一曰似是許君本文」

(註二) 周名輝新定說文古籀考卷上第一篇 p. 2.

(註三) 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第三 p. 6.

(註四) 孫海波中國文字學下編 p. 59 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。

祝字又解釋說：(註一)

𠄎 前四、一八 𠄎 同上 𠄎 前七、三一 𠄎 前六、三 𠄎 同上、一六 𠄎 後上、一九 𠄎 後下、二三 𠄎 林二、二五，第三字與大祝禽鼎同。第二字从𠄎者，殆从𠄎，从𠄎、𠄎象灌酒于神前，非示有𠄎形也。第一字从𠄎，象手下拜形。

商承祚曰：(註二)

𠄎 或又省示作𠄎，其作𠄎者，殆亦祝字之變體，象跪于神前而灌酒也。

郭沫若曰：(註三)

祝象跪而有所禱告。

勞貞一先生曰：(註四)

古代祭司應當是三種人掌管的。即是巫、祝、和史，但依理是統於太史的。巫、祝兩字並見於甲骨文，巫象在神幄中奉玉之形，祝象在祭棹前跪拜之形，史象鑽龜之形。

綜合以上十數家之言，凡能見到地下材料者，均能略得其意，尤以勞氏據巫祝史三者兼論，更能窺其要也。今考祝之成字，仍需討論者，卽示與兄，以及𠄎 𠄎 𠄎 之相關諸問題。

1. 示

說文云：「天垂象見吉凶，所以示人也，从二 二、古文上字。三垂、日、月、星也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。示、神事也，凡示之屬皆从示。神至切 𠄎 古文示。」(此字關於校勘上問題，本文略而不錄) 段玉裁以爲是「言天縣象箸明以示人，聖人因以神道設教。」(註五) 徐灝則認乃「古者畫三辰於旗，神明之象在焉。」(註六) 王筠謂係「大司樂天神皆降，地示皆出，推之，古文 𠄎 所从之一，卽地形也，𠄎 與 𠄎 同意，乃流動充滿湊

(註一)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，及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第一 p. 6.

(註二) 朱芳圃甲骨學文學篇第一，p. 6. 1933.

(註三) 同上

(註四) 勞幹古代思想與宗教的一個方面，學原一卷十期，1948南京。

(註五)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，光緒紀元夏月，湖北崇文書局開雕本。

(註六)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清徐氏自刻本。

地而出之狀。」(註一)郭沫若則云「示之初意，本即生殖神之偶像也。」(註二)姜亮夫以爲「甲文作爲原形，即象大石碑，作若，即象洒血之形。」(註三)案示、甲文作甲、192甲、713甲、803錄、639錄、602前二一諸形，均不能認是三辰之說。至，乃標識象徵，或大石碑，或生殖崇拜，或他物，皆代表祖先及神明以敬之也。蓋古代社會，部落非一，而所崇則有別，造字非一人，成字亦不一，及至各族交往，宗教、文化隨而相融，而初時或似飾物，或當似血，及至有酒，遂以酒而代血也。如今之落後民族，仍有血祭，及崇拜標幟主桿。可證。

2. 兄

兄、即甲文佚、257.佚、426.之省，原即祝字，「甲子，卜，何其兄生，兄」佚、257.可證。

3. 𠄎

吳子馨謂禽彝之祝字「或釋爲祝，或釋爲祝。」按殷虛文字兒作卷七、四十後編下、四、金文作沈兒鐘寔兒鼎居敦居簋小臣兒卣易兒鼎余義編鐘與皆不類。

4. 𠄎

按凡甲骨文作乙、802、乙、6949、徵、11.99、粹、1131、金文執字偏旁作金甲盤、父甲鼎、散盤、號季子白盤、恐字偏旁作齊侯鐘、又金文揚偏旁作題侯鼎、召伯簋、矢簋、師遽簋。據此可證今各家所收入祝字之从者，頗有重行商榷之地。

5. 𠄎、𠄎

按此即今簡化爲憂、憂、金文作惡、父丁貞、惡、毛公鼎、攷、番生簋、可證馬氏之說，非。

據以上之例證之，今祝之成字，已可略知，其所从之示，在古代乃標識崇拜象徵，後沿爲神之代表，兄、乃之省，與禱同意，皆爲祈福祥、求永貞也。然禱、不如祝之專與廣，祝與史巫、皆爲祭祀之所司，陳槃庵師曰：「巫祝之上，復有太史。」(註四)真一先生曰：「古代祭司應當是三種人掌管的，即是巫、祝、和史。」是也。

(註一) 王筠說文釋例清道光二十四年家刻本。

(註二) 同註一 p. 4.

(註三) 姜亮夫文字標識釋示、雲南大學文法學院叢書，1946昆明。

(註四) 陳槃秦漢間之所謂「符應」論略、刊史語所集刊第十六本，p. 6. 1947. 南京。

三、祝義舉例

周禮曰：(註一)

大祝掌六祝之辭，以事鬼神示，祈福祥、求永貞。一曰順祝，二曰年祝，三曰吉祝，四曰化祝，五曰瑞祝，六曰筴祝。

鄭司農云：「順祝，順豐年也。年祝，求永貞也。吉祝，祈福祥也。化祝，弭災兵也。瑞祝，逆時雨，寧風旱也。筴祝，遠罪疾也。」並有喪祝和甸祝。這些解釋，已是祝之成官以後的職掌了。而殷代所謂祝，據現發現之甲骨言之，似無如此之廣泛。而祝，亦只是祝祭于祖先者。兼有所謂「冊祝」。如：

甲子，卜，王自大乙至且(祖)乙、兄。截 2.7.

□□，卜，兄于父丁。新 241

前二條卜辭省示，實與从示者同，均為卜祭于先祖者，其意至明。在經籍中見到比較早的紀載。如尚書洛誥云：

王命作冊逸祝冊。

據王靜安先生洛誥解云：「誥，謂告天下。成王既命周公，因命史佚書王與周公問答之語，並命周公時之典禮，以告天下，故此篇名雒誥。」則洛誥成書，是在周初，距殷不遠，加以周亦有承殷禮者，祝之本義，尚多俱備。故後有云：

惟告周公其後。王賓，殺，禋，咸格，王入大室禋。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，在十有二月，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，惟七年。

是時，已比殷代文字記載，長且詳了。以此與上卜辭審之，均為祝于祖先者。「王賓，殺，禋，咸格，王入太室禋。」此為祭祖時之程序，最後到了太室才算奉祭先祖而告完成的。其次是尚書金縢的：

史乃冊祝曰

屈翼鵬師尚書釋義六七葉云：「今按本篇文辭平易，不類西周初葉作品，篇中有「下地」之語，尤不類西周前期之言，(西周前期謂之下土)疑西周末葉或春秋時之魯人，據傳說而為之者也」。據此，以證金縢成書，則與洛誥到是有趣的對比。一為西周初

(註一) 周禮卷六、春官宗伯下、p. 30、四部叢刊本。

的作品，一爲東周初期的文獻，却說明了這個「祝」的演變還不太大。一是：「王命作冊逸祝冊」(洛誥)，一是：「史乃冊祝曰」(金縢)，而下文的意思，都是「祈福祥、求永貞」祝告于先祖而降福的。還有一個證據，就是詩經小雅楚茨篇的：

濟濟陰陰，絜爾牛羊，以往烝嘗。或剝或亨，或肆或將。祀祭于祊，祀事孔明。先祖是皇，神保是饗。孝孫有慶。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

× × ×

我孔熯矣，式禮莫愆。工祝致告，徂賚孝孫。苾芬孝祀，神嗜飲食。卜爾百福，如幾如式。既齊既稷，既匡既勅。永錫爾極，時萬時億。

× × ×

禮儀既備，鍾鼓既戒。孝孫徂位，工祝致告。神具醉止，皇尸載起。鼓鍾送尸，神保聿歸。諸宰君婦，廢徹不遲。諸父兄弟，備言燕私。

這首所描寫的祭祖詩，是非常具體而可信的。祭物的豐富，祈求的虔誠，以及儀式的隆重，真是「今非昔比」了。這裏值得注意的「祀祭于祊」和「孝孫徂位，工祝致告」。祀祭于祊，說文以爲「門內祭，先祖所以徬徨也」。意即于門內祭時，表示先祖可以前來用饗。事實上，祊、也就是祊祭或置放祖先位置之所。而工祝致告，解家就比較多了，馬瑞辰以爲「工、官也，工祝、官祝也」。鄭箋：「善其事曰工」。孔疏：「工善之祝」。正義：「特牲少牢，薦獻禮終，尸皆命祝，以嘏於主人，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。」以馬氏的「官祝」看來，那末在詩小雅楚茨作成的時代，就有祝之專職而稱官了。鄭氏的解釋，是擅長於祝的人，也就是那時有專門的人來作祝祭於神的，孔氏只是鄭箋的引申，正義以「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」。似乎祝又知神意，在祭時就可以告訴主人有福可享，又太近乎「神化」了。也有以爲工祝致告，形如今之司儀。就祭時之程序而言之，工祝，應當是念祝辭之人，也就是司於祭祀的人。

就以上之例證之，祝、初義是祭告于先祖的。及至人類日多，祭祀日廣，漸漸即設祝立官。銅器大祝禽鼎可證。(案大祝禽鼎爲周器，曾爲阮元所藏，見積古四、四至五)至春秋時，祝之成官，已非一國，而所主之事，亦不止于祀祖先者。周禮成書之時，已有很多的祝了。

至于說文所云「一曰從兌省」者，就甲文祝字而言，皆找不出從兌省之痕跡，想

是許氏以「見」之形而誤，又因易卦文而予以附會。致後人治說文者，囿于舊說，遂衆說紛紜而形變義晦矣。事實上，祝，卽是像人跪下，面神而拜，禱告祈神之形。或持物，或奉手，與「兌」皆不類。義則近同。

祝、在各書記載中，可假借爲「咒」(見尙書無逸：「否則厥口詛祝」詩蕩：「侯作侯祝」，後漢書賈逵傳注：「祝詛也，俗字作咒，」「鑄」(如史記周本紀及樂記：「封黃帝之後於祝」呂氏春秋慎大覽祝作鑄、鄭注樂記亦云：「祝或鑄」)州(穀梁隱四年：「衛祝吁」左傳作州。)其次可以解釋不同者甚多，如祝、斷也，證：穀梁哀十三傳「祝髮文身」。有作動詞解，證：左哀廿五傳「武伯爲祝」注「上壽酒」。祝、祈也，證：齊策「爲儀千秋之祝」。祝、織也，證：詩干旄「素絲祝之」。祝、願也，證：呂覽樂成篇「王爲羣臣祝」。

有了以上的各種不同解釋，再檢有關於祝在各書中的涵義，首先我們由善辯的莊子中可以看到「尸祝」並用。其逍遙篇云：

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。

莊子集釋一上葉十六疏云：「尸者，太廟中神主也，祝者，則今太常、太祝是也。執祭版對尸而祝之，故謂之尸祝也。」此言庖人尸祝各有所司，故尸祝不越尊俎而代庖人，就「執祭版對尸而祝之」言之，與尚書金縢篇云：

史乃冊祝曰。

意甚相近。覈詁云：「史，謂內史，主作冊之事，」屈翼鵬師尙書釋義對此解釋爲：「冊祝，謂作冊文以祝告於神也。」而釋文却云：

傳鬼神詞曰祝。

釋名又云：

祝、屬也，以善惡之辭相屬著也。

玉篇則以爲：

祝，祭詞也。

由以上例言之，是祝除祀祖之外，慢慢演變到很多意義了，而且也作動詞解，即是傳達人與鬼神之間的屬語，大致不外乎崇鬼神、去災難、祈福祥，而得到一切如意的企求。這說明了古代社會是唯神論的典型，與現在天主教、基督教的虔誠，是並無二致。

的。不過一個是祖先和神，一個是聖母耶穌的區別而已，他們所供奉的神雖有區別，但目的則一，都是祈福祥求永真的。再以尚書金縢的「史乃冊祝曰」及洛誥「王命作冊逸祝冊」看，可知史與祝是很密切的，所司之事均為祭祀，史却較祝為高，史可以作冊為祝的事，而祝却不一定去作冊，後來官制雖有「大史」「大祝」之稱，然史主作冊，而祝則為禱神祈福，雖又同為祭事，而祝却近乎專職，蓋由於此，以致後來史與祝演變為專門的官制，史為史，祝為祝了。

在禮記註疏(阮氏重刊宋本)禮運篇葉十六有云：

祝以孝告，嘏以慈告，是為大祥，此禮之大成也。

孔疏：「祝以孝告，嘏以慈告者，此論祭祀祝嘏之辭，……祝以孝告少牢……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。」孫希旦禮記集解云：「祝為享神之祝辭也，嘏謂尸嘏主人之辭也。祭初饗神，祝辭以主人之孝告于鬼神，至主人酌尸，而主人事尸之事畢，則祝傳神意以嘏主人，言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。而致其慈愛之意也。」據此，亦可知此為祀祖，而以「孝告」祈降福佑，更可證祝是介于人神之間的屬語，且祝是致嘉詞而得名，當亦有祝饌之辭。禮運篇又云：

祝嘏辭說，藏於宗、祝、巫、史，非禮也，是謂幽國。

鄭注：「藏於宗、祝、巫、史，言君不知有也。……君與大夫俱不明也。」孔疏：「依舊禮，辭說當須以法、用之於國，今乃棄去不用，藏於宗、祝、巫、史之家，乃更改易古禮，自為辭說，非禮也。而國之君臣，祇聞今日祝嘏之辭，不知古禮舊說，當是君臣俱闇，故云是謂幽國。」由鄭注及孔疏看來，祝之辭說已有定式，自禮記成書迄漢以後，宗、祝、巫、史漸變規式，至孔穎達時代，已更易古禮，自為辭說，所以有「不知古禮舊說」之嘆！如此說來，宗、祝、巫、史所司雖大同小異，但畢竟已漸失原始的辭說本義了。但在大原則下，還是相關連的，這也讓我們看到一點跡象，宗、祝、巫、史、原為同職所司，慢慢區分而漸演成為較專職的趨勢，以致有「大史」「大祝」「宗人」「巫醫」之別了。

四、祝官分佈

祝之成官，在甲骨文內未見，（指現在所見的甲文）銅器有大祝禽鼎，據考為周

器，是祝稱官，在周時已有大祝，於春秋時，祝之爲官，已見虢、魯、隨、宋、晉、衛、鄭、齊、陳諸國。左莊三十二年傳：（周惠王十五年，662 B. C.）

秋、七月、有神降于莘……虢公使祝應、宗區、史囂享焉。神賜之土田。

杜注：「祝、大祝，宗，宗人，史，大史。」是虢已有大祝之官。據顧棟高氏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（以下簡稱大事表）云：

東虢、姬、文王弟虢仲。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是。春秋前，爲鄭所滅，爲制邑，隱元年見傳。

西虢、姬、文王弟虢叔。舊都在今陝西鳳翔府，寶雞縣東五十里。後隨平王東遷，更封於上陽，今河南陝州東南有上陽城。其支庶留於故都者爲小虢，隱元年見，僖五年滅於晉，其小虢於莊七年，爲秦所滅。

案虢、在地望上共分三處，1. 陝西鳳翔寶雞。2. 河南山西交界之平陸、陝縣。3. 河南汜水、滎陽。皆屬於渭水、黃河流域，據現地圖考之，其相關距離爲：滎陽—洛陽75公里，洛陽—陝縣125公里，洛陽—咸陽390公里，咸陽—鳳翔125公里，此一地區，在兩周時代，是極爲重要的，而平王東遷避戎，即順渭水黃河而至洛邑，自此，洛邑變爲東周重鎮。

左昭十七年傳：（周景王二十年，525 B. C.）

夏、六月，日有食之，祝史請所用幣。……祝用幣，史用辭。

杜注：「用幣於社、用辭以自責。」大事表云：

魯、侯、姬、周公子伯禽。國于曲阜。今之山東兗州府曲阜縣，獲麟二百三十二年，頃公二十四年，滅于楚。

案傅孟真先生以爲魯之始封地在河南魯山、（見大東小東說）然左定四年傳有云：「因商奄之民，命以伯禽，而封于少皞之虛。」此爲子魚之語，蓋亦有所本也。今核之地圖，魯山與曲阜之隔，直徑爲450公里，一在伏牛山區，一在今曲阜縣，相差何其大耶？是傅氏所云，由于遷徙之故耳。以「祝用幣」證之，是魯已有祝官當無問題。

左桓六年傳：（周桓王十四年，706 B. C.）

楚武王侵隨，……王毀軍而納少師，少師歸，請追楚師，隨侯將許之，季梁止之曰：「臣聞小之能敵大也，小道大淫，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。上恩利民，

忠也，祝史正辭，信也，今民餒、而君逞欲、祝史矯舉以祭，臣不知其可也。』
正義曰：「祝官史官，正其言辭，不欺誑鬼神，是其信也……祝史詐稱功德，以祭鬼神，是不正言辭，是不信也。」據此，隨亦有祝官。大事表云：

隨、侯、姬、今湖廣德安府隨州，桓六年見，終春秋世猶存。

案左哀十七年傳(478B.C.)：「武王(楚)以爲軍率，是以克州、蓼、服隨、唐，大啓羣蠻。」此羣蠻之意，有解爲州、蓼、隨唐均爲蠻，(州有姜偃二姓，唐有祁姬二姓，蓼爲偃姓)有解楚爲蠻者。蓋由以上諸國均處南方，非由于非姬姓而稱蠻也。

左襄九年傳：(周靈王八年、564 B. C.)

九年春，宋災，……二師令四鄉正敬享，祝、宗用馬於四墉，祀盤庚于西門之外。

杜注：「祝、大祝，宗、宗人，墉、城也，用馬祭於四城。」是宋國亦有祝官，雖左襄十七年傳(556 B. C.)有云：「宋國區區而有祖有祝，禍之本也」之語。係纂者不滿妨於農功，而對太宰皇國父之謳詛抗議，非子罕云宋國不宜有祝之官也。大事表云：

宋、公、子、殷後微子啓。國于商邱。今河南歸德府治商邱縣。穆公七年入春秋、景公三十六年獲麟，後一百九十五年，宋王偃四十三年，滅于齊。

案宋，爲殷亡後僅餘裔國，都商邱。介於現蘇魯之間。在書秋時，宋襄以傷而稱霸，實宋襲殷禮爲諸侯之所欽也。

左成五年傳：(周定王二十一年，586 B. C.)

梁山崩……祝幣、史辭以禮焉。

杜注：「陳玉幣、自罪責。」是由祝官陳玉幣，史官自罪責，而向山川贖罪，此亦說明晉有祝官。

案晉、侯爵、姬姓，始封於武王子叔虞。國于大夏。今山西太原府大原縣北有古唐城。燮父改國號曰晉，然馬瑞辰據國語及呂氏春秋考訂，自叔虞時即有晉名。詩有唐風，唐、國名，其封域在太行恆山之西，太原太岳之野，即今山西太原一帶，蓋由武王克商、併其地封叔虞是爲晉。鄂侯二年入春秋。靜公二年爲魏韓趙所滅，即所謂「三家分晉」者。

左襄十四年傳：(周靈王十三年，559 B. C.)

及竟，公（衛獻公）使祝宗告亡，且告無罪。

左定四年傳（周敬王十四年，506 B. C.）

子魚辭曰：『且夫祝，社稷之常隸也，社稷不動，祝不出竟，官之制也。』

此言衛國之有祝官，非常具體，可看出祝之職掌，在供奉社稷，已是官之制度了。大事表云：

衛、侯、姬，文王子康叔封。國于朝歌。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有朝歌城，戴公廬曹，今衛輝府滑縣，文公遷楚邱，今滑縣東六十里廢衛南縣是。成公遷帝邱，今直隸大名府開州，桓公十三年入春秋，出公十二年獲麟，後二百七十二年，衛君角二十一年，爲秦二世所滅。

案衛之區域，先後河南、河北、山東，曾在懿公時爲狄所滅，（事見左傳）戴公東徙渡河，處于漕邑，詩國風內有邶鄘衛，泉水云：「毖彼泉水，亦流于淇……出宿于洧，飲餞于禰。」淇、即今河南、淇縣、淇水。洧水，水經注曰：「洧水自滎陽卷縣以東，分爲二水，其支流曰北洧、經陽武、封邱、洧陽、冤胸、定陶之北而合南洧。南洧經陽武、封邱、洧陽、冤胸、定陶之南，又東過乘氏縣而入鉅野澤。」由今地圖核之，則洧水在封邱以東十六公里處，越黃河而至定陶。事實上，現河南及山東分省圖均不見有河流達定陶，只定陶東、及東北有二水北經鉅野，南經金鄉，入于南陽湖。是水流年久淤沒、或爲黃河所奪、抑水經注記載有出入耶？不過據此，可知衛初時，實在淇水流域。鄘桑中：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」衛淇澳：「瞻彼淇澳。」此亦可證邶、鄘、衛均在淇水，而地域相當。其範圍大致在河南東北部，山東西南部，河北南部。

左昭十八年傳：（周景王二十一年，524 B. C.）

火作，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……使公孫登徙大龜，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，告于先君。

此云「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、告於先君。」即是由祝、史之官負責其事。顯然鄭亦有祝官。大事表云：

鄭、伯、姬、厲王子友舊都咸林。今陝西同州府華州。武公遷于濠洧，今河南許州府新鄭縣。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，聲公二十年獲麟，後一百六年，康公二十一年，滅于韓。

案詩有鄭風，溱洧：「溱與洧、方渙渙兮。」今考新鄭東南十四公里有洧川，西北流，至密縣。東南流，經扶溝、西華、周家口、水寨、界首、至皖北太和和八里塚入淮河。鄭初之華州，即今之陝西華縣，現為隴海路所經之地，亦為渭水之濱。據此，則鄭之方域，實今之陝豫二省。均為濱水者。可知古代發展，皆順水流，依地理之山河，為其聚居之要素。蓋由于交通及農漁業之故也。

左昭二十年傳：(周景王二十三年，522 B. C.)

齊侯疥，遂牯期而不瘳……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：『吾事鬼神豐，於先君有加矣。今君疾病，為諸侯憂，是祝史之罪也。諸侯不知其為我不敬，君蓋誅於祝固，史黜以辭賓。』

左昭二十六年傳：(周敬王四年，516 B. C.)

齊有彗星，齊侯使禳之……晏子曰：『……若德回亂，民將流亡，祝史之為，無能補也。』

此說明齊君對祝史之相信程度，已經根深蒂固了，而祝史之官，且因國君之病，險而被誅，及有彗星，亦讓祝史禳之，是祝史至此時除祭祀祖先，仍可祀天，雖因晏子勸告而作罷，然齊之對祝、史之信賴可知矣。大事表云：

齊、侯、姜、太公尙父。國于營邱。今山東省青州府臨淄縣。僖公九年入春秋，簡公四年獲麟，後九十五年，田氏篡齊，遷康公於海上，又七年，康公二十六年，亡。

案齊之方域，是時東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無棣，為魯鄰國之最大者。

左襄二十五年傳：(周靈王二十四年，548 B. C.)

祝祓社，司徒致民，司馬致節，司空致地。

案陳、始封於虞闕父之子滿，嬀姓，帝舜之冑，都于宛丘之側，是曰陳胡公，為周武王長婿，其封域在今開封府東南至安徽亳縣一帶，至陳閔公二十四年(478 B. C. 敬王42年)為楚惠王所滅，陳都故址，在今河南淮陽縣。以「祝祓社」證之，是陳亦有祝官。

左僖二十六年傳：(周襄王十八年，634 B. C.)

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、楚人讓之。

大事表云：

夔、子、牟、熊。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東二十里有夔子城。僖二十六年見，爲楚所滅。

案歸州、今稱秭歸，濱長江，距川屬巫峽50公里，634 B. C. 爲楚成得臣（令尹子玉）門宜申（司馬子西）帥師滅之，俘夔子以歸。

左哀十五年傳：（周敬王三十八年，482 B. C.）

若不會，祝宗將曰吳實然，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、何損焉。大宰嚭言於王曰：『無損於魯，而祇爲名，不如歸之。』乃歸景伯。

此二條雖未言夔、吳有祝官之設，但夔因不祀祖，以致被同族楚國所滅。而吳却因懼祝、宗之祝，遂歸還景伯。由此可知祝在春秋之世的重要和影響了。

由上列各國祝官言之，證是時祝之流行與分佈，已非一國一地。而所謂「國之大，事惟祀與戎」者，即每一國之最重要的、是祀社稷而崇祖，重軍事而衛土。即非周之姬姓，亦如是。就地域言，今之陝、晉、冀、魯、豫、皖、鄂各省皆有祝官，影響及于吳楚之地，篇幅之大可得而知矣。

五、字體演化

祝字所從，及成爲官名，已如上述。現就字體之演變，列表如下：

𠄎	𠄎	𠄎	𠄎	𠄎	𠄎	𠄎	𠄎	𠄎	𠄎
福	佚	錄	佚	新	殷	殷	徵	甲	錄
8	257	555	426	1041	418	731	76	1143	462

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祝 祝 祝 祝 祝 祝

大祝禽鼎 孟鼎 古文 邠鼓 祝阿侯鐘 石鼓 小篆 孔肅碑 明人 允明 正楷

祝之演變，大致如此，由殷甲骨文所書祝字看，初似人跪拜形，加丁、卽面神而拜，由簡而繁，更能表明祝義，及至周器大祝禽鼎所書之祝字，已將所从之𠄎形，簡而爲𠄎，孟鼎再簡化，至阿侯鐘已定大篆之形，石鼓說文本而定式，隸書以後卽爲今之「祝」形了。至其字形固定者，實由于秦之統一文字，及中國刻石石經，以及紙術發明，印刷術發軔，用于書籍，字體固定，遂不復如古變化之多，然已與古之象形會意變化多矣。如不見甲文之𠄎，又何知「兄」卽人面神跪拜之形？難怪許氏有：「一曰从兌省」之譌了。

甲文內所見之祝字，形體不一，所書亦各異，此爲限于「甲」「骨」之堅硬性，限制性，及字形仍未定型之故。周代已漸進步，仍未脫殷舊習。及秦併六國所謂「統一天下」之後，以政治力量，統一文字。一般論史者，皆以爲秦始皇暴虐無道，實則乃一有魄力而向上之君主也，所謂「焚書坑儒」，愚則以爲所焚者爲與其思想不同之書，而「書」、更包括社會間所遺留之雜亂文字，焚而求其一，所以才可統一文字。儒則儒術，坑儒術之士也。所以才能「車同軌、書同文」。如以中國文字演變史來說，秦代實是文字由漫亂無章而歸一體的功臣。及至漢靈帝熹平四年(175 A.D.)至光和六年(183 A.D.)經典刻石，對文字的定型影響亦大。後漢書蔡邕傳云：

邕以經籍去聖久遠，文字多訛，俗儒穿鑿，疑誤後學，熹平四年，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，光祿大夫楊賜，諫議大夫馬日磾，議郎張訓、韓說、太史令單颺等，奏正六經文字，帝許之。邕乃自書丹於碑，使工鐫刻，立于太學門外，於是後人咸取正焉。及碑始立，其觀視及摹寫者，車乘日千餘兩，填塞街陌。

這段記載，說明了對中國的經籍與文字都有貢獻，也證明了當時士大夫確感經籍上文字雜亂，漫無常軌，於是才聯合起來奏書「正定六經文字」，以邕書爲典範，使社會各界效法，以收統一之效。歷代相繼，皆有所作。魏正始中，則有三字石經，具古、篆、隸三體。據此，可知中國文字之定型，當由于此。

文選注說：

大竹名策，小竹名簡，木版名牘。

由居延所發現的漢簡，證明了文選注所云是正確的。由漢代仍用簡看，也可知中國的

周代所用縑帛，還不能普遍，當由于縑帛高昂，不能用之大衆化，故西漢之時，仍竹帛兼用，直至東漢才有蔡倫造紙術之改進，可以用樹皮，麻頭、敝布，破魚網造紙。在此以前，早期的紙是用絲絮黏成的，也就是所謂「赫蹏」，西漢晚年已經有了。在明帝時經傳已經用紙來寫，這當然不是薄小紙的赫蹏，而是赫蹏以外的紙，很可能已經用絲以外的材料造紙了。到和帝的晚年，蔡倫爲尚方令，始採用魚網造紙之法。因此造紙之法更加進步。(註一)至于後漢書七十八宦者傳說：

蔡倫字敬仲，桂陽人也。……建初中（76 A. D.—83 A. D.）爲小黃門。及和帝即位，轉中常侍。倫有才學，盡心敦善，數犯顏匡弼得失。後加位尚方令。永元九年（97 A. D.），監作秘劍及諸器械，莫不精工堅密，爲後世法。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、其用縑帛者謂之紙，縑貴而簡重，並不便於人。倫乃造意用樹膚、麻頭、及敝布、魚網以爲紙。元興元年（105 A. D.）奏上之，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從用焉。故天下咸稱「蔡侯紙」。

案范曄死於元嘉二十二年（445 A. D.），此列傳蓋作於元嘉二年間（425 A. D.），所徵引蔡侯造紙之事，有東觀漢記、張華博物志、王隱晉書、初學記等書（參閱勞貞一先生論中國造紙術之原始刊史語所集刊十九本，p. 493）。又盛宏之的荊州記說：

棗陽縣百步許蔡倫宅，其旁有池，即名蔡子池，倫始以魚網造紙，縣人今猶多能造紙，蓋倫之遺業。

同時更有左伯者，亦善造紙，唐張懷瓘書斷說：

左伯，字子邑，東萊人，甚能造紙。漢興，用紙代簡，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。

而子邑尤行其妙。

據此，可知造紙術，至漢代已是應運而生，蓋由于是時漢地幅日廣，則社會所需更衆，乃感縑帛價昂，簡重不便，極需改革，遂多人精心研究而有蔡左之紙術發明。自此而後，經籍、文字用之印刷於紙上，遂使中國文字定型之後不稍變也。所以文字定型，可以說由秦統一文字，漢刻經紙術發明。印刷術通行，而文字遂成今日之形也，雖去古字形已遠，然在社會一般應用上，已方便多矣。

（註一）說勞貞一先生論中國紙術之原始，刊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 p. 495, 1948 南京。

六、結 語

文字演變，是循乎自然與社會需要而衍進的，祝字演化，亦本乎此。許氏以後各家，主「从兌省」者，蓋由于「兄」形而誤爲「兌」，加以兌作悅解，遂以悅神而代祝面神跪拜之形。今核之甲文，與祝之成字皆不類。

祝在殷代，多爲祀祖，並可作動詞解，其所从之丁，爲標識象徵，用以崇祖，後演爲神之泛稱。說文謂示从三辰之說，當非初義。

殷雖尊神重祀，現所見甲骨文內，未見有祝官之載，僅甲743、有「冊祝」，尙書金縢有「史乃冊祝曰」，洛誥有「王命作冊逸祝冊」，是祝之成官，晚於史之成官，及至周太祝禽作鼎，證周已有太祝之官。詩楚茨「工祝致告」據馬瑞辰釋以爲「官祝」，則楚茨成書，祝已稱官。春秋時，已見虢、魯、隨、宋、晉、衛、鄭、齊、陳諸國，設有祝官。其他列國未見載祝。或由于記事不備，或由于省而不錄，故不備說。由今地圖考之，則陝、晉、冀、魯、豫、皖、鄂各省，均流行祝官，影響及于吳楚之地，是當渭水、黃河、長江流域。

祝具禱意，惟高氏以甲文金文之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四形，認實禱字，今以所从之𠄎、𠄎、𠄎、𠄎形變化言，與禱字均不符，（見前文）想係意誤。

馬氏以爲「明無祝字」，以今甲骨文相核，實誤。況𠄎形、今證乃惡、憂變之原形，是其立論不攻自破也。

祝義崇祖，爲中國重視家庭之特徵，亦爲念始之意。即俗語說「不忘本」意思。蓋人，生自祖先，育於父母，崇祖而有育衛之義。故有祝祭先人祈福除災之舉，在先民社會是自然形成的重要習俗。及至祝成官制之後，祝義已廣泛而應用到多方面了。當不限於一義。

後記：

本文校訖，復檢閱魯實先先生之殷契新詮之一釋兌有云：「且祝於卜辭自有專字，俱作祝或兄，（證見卜人兄下）無須借兌爲之，亦無借兌爲祝之證，是以卜祀之辭未見兌字。」亦可爲本文立說之證。

此篇拙作，先後承陳榮庵師、勞貞一師、屈翼鵬師、惠閱指正，在寫作期間，並由董彥堂師指導、得東亞學會補助，謹此一併致謝。